

<<天空的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空的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143231

10位ISBN编号：7539143231

出版时间：2008-09

出版时间：21世纪出版社

作者：曹文芳

页数：17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天空的天>>

内容概要

《天空的天》是女作家曹文芳“香蒲草”系列（21世纪出版社出版）中的一本，该系列由《香蒲草》、《丫丫的村庄》、《栀子花香》、《天空的天》四本组成。

尽管四《天空的天》的主人公各不相同，背景却始终是作者熟悉的苏北某个小村庄。

在这些童年梦境中，读者朋友们能嗅到香蒲草的芳香，看到凤仙花的火红，体味寂寞冷清的村庄和碧蓝高远的天空。

<<天空的天>>

作者简介

曹文芳，1966年6月生于江苏盐城。
1985年毕业于盐城师范学校，后到乡村师范学校做舞蹈教师，现为幼儿教师。
曾在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、《东方少年》、台湾《民生报》等杂志发表小说、散文。

<<天空的天>>

书籍目录

序·曹文轩第一章 碱地第二章 水塔第三章 天鸟第四章 喜鹊窝第五章 蓝蜻蜓第六章 荷花缸
第七章 疯姑(一)第八章 青草滩第九章 疯姑(二)第十章 银哨第十一章 天空后记

<<天空的天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碱地 1 这儿离水城十八里，这儿的人叫它九公里。

开学前的一天，林嫣乘水城开往海边的汽车来到这里。

脚落地的那一刻，阳光炫目，地上没一个人影。

林嫣心里空落落的。

路南蹿满了芦苇，密密匝匝，遮住了林嫣的视野。

路北是片草滩，茫茫地铺展到天边，其间兀立着一棵槐树，湛蓝的天底下，一团碧绿。

林嫣沿着柏油小道走进草滩，白灼的阳光落在草尖上，亮得晃眼。

走到槐树下，枝叶间筛下的细碎光斑落了一身，瞬间，一股清凉、湿润、染满绿草的气息，沁满了她空落落的心。

林嫣站在槐树下歇脚。

一辆绿色大棚车，好像喝醉了酒似的，从草滩深处横冲直撞飞驶而来，林嫣吓得一闪身，躲到了槐树的后面。

车厢里一群军人挥舞着帽子叫喊着：“姑娘，你好漂亮。

”林嫣低下头，大棚车挨着槐树呼啸而过。

林嫣走出凉爽的树荫，沿着柏油小道接着往草滩深处走去，走了许久，来到了目的地：九公里中学。

九公里中学跟草滩紧紧嵌在一起，里面散落着十几排红瓦房和一幢灰秃秃的小楼，之间长着杉树，四周没有围墙。

林嫣从南面的草滩踏进校园的操场。

操场上长满了高矮不齐的青草，几个顶着头巾的妇女正挥舞着镰刀割草。

一个男孩骑着根木棍，从一摊摊割倒的青草堆上，“哧通哧通”骑过来，身上的小红肚兜一掀一掀。

林嫣朝男孩微笑，问他校长在哪儿。

小男孩停住了脚，眨巴眨巴眼睛，骑着木棍跑了。

割草的妇女放下镰刀，指着灰楼说：“任校长在那儿，骑木棍的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冰冰，是个半哑巴。

”林嫣朝灰楼走去。

冰冰已飞快地跑进灰楼，哑哑比画着，拽出了他的父亲和汪牧青老师。

而后，他骑着木棍跑回操场，又在割倒的青草堆上蹦跳起来。

一番寒暄后，任校长让汪牧青送林嫣到校园西南角的宿舍。

宿舍是一排带走廊的红瓦房，东边是操场，西边紧挨绿草覆盖的小河。

房前一排杉树，树下摊着刚割倒的青草，在阳光下散发着细细的清香。

汪牧青推开最西边的一间房，随即一束阳光流进了晦暗的屋子，照亮了屋角纵横交错的蜘蛛网，照亮了地砖裂缝里蹿出的柔嫩而鲜亮的青草。

林嫣一脸惊讶。

汪牧青朝林嫣歉意地笑笑，走了。

林嫣开始拾掇屋子。

草深到膝盖，可十分的嫩，一拽一把，手上染满了绿汁。

墙脚草丛里，忽地蹦出一只指甲大小的绿青蛙，一蹦就蹦到林嫣手背上，吓得她一声惊叫，跑出了红瓦房，站在洒满阳光的走廊前，惊恐的目光落在了小河西岸。

话岸荒坟遍野，一座挨一座的土堆，头顶着碗口大的泥块，好似一群披袍带帽的人，肃穆地立在那儿。

许多坟龟裂了，周生长满了野草。

有几座新坟，那泥刚从地下翻上来，松软湿润，可粘在泥土上的草断了根，枯萎了。

一股旋风刮来，新坟前的A幡长长飘起，撕扯着，“咔嚓”一声飞上了天，随风直直地向对岸刮来。

<<天空的天>>

风骤然止住，A幅悬在了空中，悠悠坠落，“啪”一下掉在河面上，被水润湿，渐渐沉入了河底。

林嫣禁不住一哆嗦，急忙收回目光，向东面的操场眺望。

阳光下，割草妇女的头巾艳丽夺目，冰冰像个小红点闪动在青草上，林嫣的心平静了许多。

绚烂的阳光渐渐烧尽，只剩一抹胭脂涂抹在天边。

割草的妇女见天色不早，开始满校园地搂青草，收进独轮车，一趟一趟地运到厨房后的土坡上，晒干了做柴草。

独轮车走过河边时，割草的妇女们小声嘀咕起来：“哎，刚刚来的姑娘能在这儿待住吗？”

“到这个鬼地方来做老师的，哪一个不是闹着走的，过一些日子，她就会哭着走的。”

“一个个别嚼舌头，让人家姑娘听见了，还敢待在这吗？”

林嫣的心像被什么揪住了，浑身冷冰冰的。

2 清晨，操场边的楝树迎着玫瑰色的朝霞，伸出一簇簇碧绿的枝丫，沾着露水，弥散出一股清淡潮湿的苦味。

林嫣走到树下，目光远眺着绿油油的草滩。

学生们从草滩上三三两两走进校园，看到树下的林嫣，好奇地围了过来，悄悄耳语着：“又来新老师了。”

“这老师漂亮呢。”

“你看，她的白花裙子多好看。”

林嫣盈盈一笑。

静谧里，天空突然响起“呜呜”的轰鸣声。

林嫣抬头一看，淡蓝的天空下低旋着两架飞机，向东俯冲而去，消失在远处的草滩里。

几分钟后，震耳的轰鸣声再次响起，飞机一架接一架掠过校园上空，有的远去了，有的低旋在头顶，林嫣忙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学生们看了哈哈大笑。

林嫣满脸绯红，匆匆离开楝树。

学生们的目光犹如决堤的河水顺着她轻盈的身影流去，直到她跑进灰楼，一个个才把目光收回，推推搡搡、唧唧喳喳地散开了。

天空没有一丝云彩，纯净的一片蓝色。

飞机在这清澈透底的天河里穿梭着，刺耳的“轰轰”声没有一个间隙，好似一口巨大的钟罩在头顶上，嗡嗡一片。

林嫣听得心烦意乱，可学生们听不到似的，满校园跑着，有的在大扫除，擦玻璃窗、扫走廊、拔草，有的搬新书，有的跟着汪牧青忙碌着下午的开学典礼。

轰鸣声、喊叫声、哄笑声混杂一片，整整闹腾了一个上午。

午后，大喇叭里响起了优雅的音乐，林嫣烦躁的心倏然宁静了，学生们纷纷搬着板凳往操场上跑，闹嚷声顷刻淹没了音乐声。

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吵嚷声越来越小。

任校长和一个年轻军人随后走上主席台，军人个头高挺，蓝青色的军服整齐伏贴，阳光下，肩章和徽章闪闪发光，帅气的脸庞露出喜悦的光芒，笑意盈盈。

一操场的人都被他的奕奕风采给迷住了，觉得他威武英俊，又带几分天真和浪漫。

任校长说：“这是飞行大队长、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杨天教官，欢迎他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。”

话音一落，台下哗哗一片掌声。

杨天教官迅疾起身行军礼，庄严、神圣，震慑了每一颗师生的心，场上一片寂静。

就在这时，踢嗒踢嗒的脚步声惊碎了这寂静，一对父子走进了会场。

父亲又高又宽，身后的男孩又矮又小，大蓬头，小脸黄黄的，只有贝壳那么大，鼻梁倒蛮高挺的。

褂子长一截，遮住了膝盖，裤子短一截，露出了脚踝，穿着一双钉了铁掌的烂皮鞋，走一步发出一声“踢嗒”响。

男孩一点不怯生，故意跺脚，敲得脆响。

父亲更是胆大，亮着大嗓门直嚷嚷：“校长呢？”

我儿子来报名了。

<<天空的天>>

”说完拽着瘦小的儿子直往主席台上冲。

全场哄然大笑。

汪牧青拉下这对没规矩的父子：“吵什么？

校长在开会呢，跟我走。

”领着父子俩往灰楼走去。

任校长停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同学们，学校的东面是空军机场，西面是场部，南面是雷达二团和师部，学校会组织同学们去参观的，但绝对不允许谁私自闯入部队，一旦被抓住，学校一定会给予处分……”任校长讲完话，学生代表发言，接着该是教师代表汪牧青发言，可汪牧青没有来，任校长就把最后一个仪式提到了前面，向杨天教官赠送锦旗。

杨天教官接过任校长手中的红色锦旗，再次向全场师生行军礼，旋即离开了主席台，乘上一辆吉普车驶出了校园。

汪牧青随后到了，他把瘦小的男孩送到初一（1）班的队伍里，急冲冲地走上主席台发言，说得慷慨激昂，声情并茂。

可学生们的心思早随着杨天教官的潇洒身影离去了，一个字也听不进去。

“呜——”一架飞机滑过天空，接着三架飞机同时掠过校园的上空，错落有致的飞行姿态十分好看，可声音出奇地响，震得人耳膜疼，老师和学生都吃不消了，捂着耳朵仰望着天空里的飞机。

原本有声有色的开学典礼顿时陷入了乱哄哄的境地，只得草草收场。

学生们搬着板凳叽里呱啦地往红瓦房里走，瘦小的男孩飞快地蹿上主席台，对着麦克风边拍边喊：“喂，喂。

”一高个男生跟着跳上主席台，直直地戳到他面前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

”瘦小的男孩对着麦克风，故意一个字拖着一个字：“我——叫——树——石——”引得操场上的学生都伸长脖子朝主席台张望着，相互叫喊着：“那个新来的学生上面鬼叫呢。

”高个男生一把拎起了树石，大声叫嚷着：“来了一个小矮子，来了一个小矮子。

”四周一阵笑声。

树石的眼睛瞪圆了，闪出一道阴冷的目光。

同学们见他摆出与瘦小身子不相称的蛮横样子来，嚷嚷着：“李一潇给他一拳，让这个小矮子知道你的厉害。

”汪牧青听到嚷嚷声，呵斥着：“吵什么？

一个个给我回教室去。

”李一潇丢下瘦小的树石，搬着板凳走了。

树石愤怒地站在操场上，劈开双腿，两手叉腰，骂着粗野的话。

汪牧青指着挂在两棵杉树间的横幅，对气哼哼的树石说：“别骂了，过来把它摘下来。

”树石跑到树下，“噌”一下爬上树，迅疾摘下横幅，又一蹿，爬上树顶，坐在枝丫上，颤悠悠地晃荡着，朝汪牧青做出惊恐的鬼脸。

汪牧青从树石爹那儿听说，树石没娘，十分野，在小学差一点就被开除。

可不知怎的，他就是禁不住喜欢上了瘦小、机灵，又带几分粗野的树石。

树石好似也喜欢汪牧青，“哧溜”下了树，帮汪牧青拿麦克风，跟着他屁颠屁颠地跑。

3 黄昏，凌空飞翔了一天的飞机停止了演习，吵闹的校园终于安静了。

不久，喇叭响了起来，通知全体教职员工放学后到校长室开会。

林嫣心里嘀咕：怎么又开会了？

放学后，大家涌进了校长室，坐得满满当当的。

厨房里的蔡大谷师傅挤不进去，只好坐在门外的木凳上，听着里面一片闹哄哄的。

任校长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我们欢迎到九公里中学来的每一位老师。

这儿是盐碱地，草多，牛多，但人少，河少，只能吃校园西边小河沟里的水，真是苦了大家了……”

蔡大谷插嘴：“任校长，小河里的水不能再吃了，那股怪怪的臭味越来越浓。

”有老师说掘一口井，吃井水。

蔡大谷说：“几年前，部队来人帮我们在厨房门前的菜田里掘过一口井，井水泛碱，烧出来的粥是红

<<天空的天>>

的。
我看把西边的小河一直朝前挖，让它跟小洋河接通，就可以吃到大河里的活水了。

” 大家问那么远，谁去挖。
又有人说是该从西面的场部，或从东面的机场接自来水到学校来。
蔡大谷问接自来水的钱哪个出，一个个哑巴了。

汪牧青说：“依我看，还是给学生一人发一只水壶，让他们从家里舀一壶水带到学校来，倒在大水缸里，留着烧饭吃。

” 这点子真叫绝，蓝蓝的天上飞着一架架飞机，绿绿的草滩上走着一趟趟背水壶的学生。
老师们哈哈大笑，任校长都笑眯了眼，说：“这些年，一谈水，大家就帮着出点子，都出了一箩筐了。

我看还是建一座水塔吧。

” 大家一致认同，兴致勃勃地问任校长水塔建在哪儿，建多高。

一片沸腾。

蔡大谷见天渐渐黯淡下来，烧晚饭去了。

一会儿，冰冰骑着木棍跑来，哑哑叫着。

没等大家听明白冰冰说的什么事，就见蔡大谷和一个军人揪打着，往校长室走来，身后跟着瘦小的树石和一群起哄的学生。

军人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都粘着饭米粒和菜叶，愤愤地说：“这个黑脸鬼，把一盆洗锅水泼到我身上。

” 蔡大谷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在厨房门前走的。

” “你是故意的。

” “我不是故意的。

” 大家从蔡大谷黑黝黝的脸上看出他是故意的，但还是一个劲地替他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蔡师傅也是无意的。

” 淋成落汤鸡的军人只好自认倒霉，走时丢下一句话：“黑脸鬼，你等着，我会来收拾你的。

” 蔡大谷一拍胸脯：“老子等着，有本事再来。

” 任校长唬住蔡大谷：“你别这样横，总有一天要被这些军人揍的。

” 蔡大谷见任校长火了，拍了拍冰冰：“咱们走。

” 冰冰骑着木棍跟着蔡大谷走了，学生们纷纷散去。

这么一闹腾，会议开不下去了，任校长匆匆宣布新来的老师所带的班级和科目。

林嫣带初一年级的《生物》。

林嫣愣住了，什么？

来这儿是做音乐老师的，怎能教初一年级的《生物》？

她的心咚咚直跳，嘴唇在哆嗦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散会了，林嫣木然地走出校长室。

天空落下一道薄薄的夜色。

草滩、树木、红瓦房、坟墓宛如披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。

林嫣的心也浸染了夜色，黑糊糊的。

夜深了，校园在月亮的光辉下沉睡了，只剩下风吹树枝的沙沙声，老鼠在墙角里的吱吱声，群蛙在水里的呱呱声。

林嫣微微闭上双眼，琢磨着任校长让她教初一年级生物的决定。

她宽慰自己，这不是真实的，只是一个玩笑，一个梦而已。

可就是没有睡意，直到青蓝色的夜空浮出一片淡红的朝霞，她才沉入梦境。

天亮了，汪牧青来到操场上，见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，就跑到宿舍，一间挨一间地敲，大声喊着：“快到操场整队跑步。

” 红瓦房里一片嘈杂的声音。

林嫣被嘈杂声拽醒，揉了揉眼睛，慢吞吞地爬起来，跟着大家到操场站队。

<<天空的天>>

住校的学生和老师并不多，大操场上只站着几排瘦巴巴的队伍，太单薄，一点也不气派。但汪牧青好似挺满意的，带着队伍跑出了校园。

几排队伍变成一排，迎着晨曦，沿着草滩里的柏油小道跑去，倒不显得单薄了，成了一道很不错的风景线。

草滩湿漉漉的，夹着一畦菜地、一块稻田、东一簇西一棵的树，还有雷达、灯塔、导航台、哨所。跑在队伍最后面的林嫣，惊异地打量着四周的一切。

跑在队伍最前面的树石，对眼前的草滩、稻田、树木，早看腻了。平日，他总睡懒觉，长这么大没见过东方初升的朝霞。

今天，第一次看到那一抹淡淡的、温柔的、好似渲染在青蓝天空的红色，整个身心都陶醉了。

一层薄雾轻悠悠地飘荡着，打湿了那一抹红，漫开来，染红了东方的半片天空。雾渐渐散去时，太阳豁然露出笑脸，一个红彤彤的圆，爽爽净净地闪耀在天边。

树石仰着头，向着太阳飞跑过去，把整个队伍甩在了后面。

突然，他站住了，对着太阳伸开双臂，叫唤着：“我靠太阳最近了，我靠太阳最近了。”

树石直直地沐浴在霞光里，大蓬头染红了，衣服染红了，整个身子染红了。

队伍追上去，树石又朝前飞跑，再次甩开队伍一大截。

他站住了，等队伍追上来，他又飞跑，嘴里直嚷着：“还是我靠太阳最近。”

李一潇骂树石：“傻瓜。”

学生们跟着喊：傻瓜，小傻瓜，大傻瓜，矮傻瓜。

喊着喊着，都加快了脚步追去。

太阳慢慢升高，透出了一股澄明的光，树石感到它跟往日的阳光一样平淡无奇，两条跑得飞快的腿瞬间变成了小木棍，磨蹭着，想溜回去睡觉。

此时，汪牧青停住了脚步，站到路边，乐滋滋地看着长跑队伍从自己的眼前跑过，树石不好开溜了。

队伍跑过，汪牧青就留在后面，一边跑一边跟林嫣说着脚下这片盐碱地的来历。

这儿原来是一片海。

黄河泛滥，夹带着一股股黄土入海，淤沙每天堆积，于是有了这片盐碱地。

明朝的时候，太湖边上的人北迁，才使这片碱地有了座座村庄，他们捕鱼、晒盐、开荒种地。

可黄河一次次泛滥，黄河水滚滚而来，到处汪洋一片。

从那以后，碱地上很难看到一座农庄，就由着芦苇在这里疯长着，青草在这里疯长着。

可这儿的人偏偏不喜欢居住在一起，一家家相隔很远，散落在一片青草地上，或是隐蔽在一片芦苇丛里，越发显得人烟稀少。

二十年前，一批军人来到这片碱地，修建了一座空军机场和海防部队，在绿绿的草滩里浇上一条条黑黑的柏油小道。

<<天空的天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她很轻松、很自在地走进了文学，并日渐沉浸在其中，自得其乐。
写到现在，她越发地认为，写作只能是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而不能成为生命必须要实现的全部。
我承认，在对文学的态度上，她有时甚至比我恰当。
——曹文轩

<<天空的天>>

编辑推荐

连当地的人说，“九公里”是个“鬼地方”，不知道你是否像我一样担心过在没有长大之前，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死去……照这样，你我都应该去那里看看。

<<天空的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